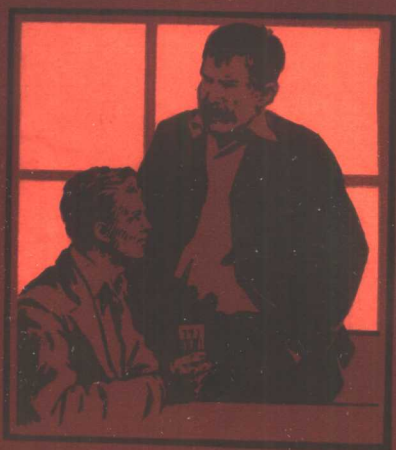




雅罗斯拉夫·克利玛

幸福不是从天降

幸福不是从天降

雅罗斯拉夫·克利玛著

楊 乐 云 譯
孔 柔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北京

Jaroslav Klíma

ŠTĚSTÍ NEPADÁ S NEBE

根据 Vydavatelství Osvěta Národní podnik,

Praha, 1962 捷克文版译出。

封面设计：沈 英 卿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S68 字数 63,000 开本 757×1092 1/32 印张 3 3/4 插页 3

1958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册

定价 (r) 0.35 元

CA420/58



作者像

統一書號：10020·868

定 价： 0.35 元

人 物

阿洛伊斯·卡特萊茨——某軋鋼厂二号車間的工长。

楊——他的儿子。

安妮契卡——楊的妻子。

济茲尔——工程师。

依琴娜——工程师的女儿。

楊德拉——軋鋼工人。

哈莫尔——軋鋼工人。

古比什达——軋鋼工人。

古德恩卡——軋鋼工人。

伊尔卡——軋鋼工人。

拉維契卡——軋鋼工人。

古且拉——軋鋼工人。

达維台克——軋鋼工人。

柯巴——軋鋼工人。

罗切克——軋鋼工人。

罗切克太太。

柯內契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軋鋼厂党委书记。

波沙——鑛工。

柯伐什——某建筑工厂的訂貨員。

杰曼諾娃——酒店女主人。

青年人。

第一幕

一間擦洗得很干淨的廚房里擺着白色的家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干淨得閃着亮光。二扇窗戶敞开着，窗外的远处呈現着烟灰和高大的鼓风炉的輪廓。中間的門通向过道，左边的門通邻室。

第一場

卡特萊茨和安妮契卡

卡特萊茨穿着一件旧的磨破了的睡衣，趿拉着拖鞋，站在廚房中間。他举起两只手，又慢慢地放下来，好象做着一種奇怪的体操。显然他对于这个結果感到很滿意，他又嘗試地用左手摸了一下背上右肩胛骨的下部。过道里傳來門的撞击声，卡特萊茨便做了錯事似的向鋪着被子的长沙发跑去。

安妮契卡（提着滿滿的一桶煤上）我知道您准会这样的，快到床上去吧！

卡特萊茨 小姐，別折磨人啦，我已經沒有什麼了。（表演体操）你瞧，連肩膀下头都不疼啦。这样，我就知道又可以去上班了。

安妮契卡（把煤桶放在炉子旁边，替他整理床鋪）好了，好了，

快躺下吧！您还得躺上那么几天呢！

卡特莱茨 （不满意地躺下）我躺在床上，那些小伙子们就要把我的车间搞得翻了天啦。

安妮契卡 一点用不着担心！那儿有古德恩卡在呢。

卡特莱茨 古德恩卡算得上是手艺好的，可是那管什么用？他还是个毛孩子呢。要是出点什么事，他就摸不清是怎么回事了。（微微地咳嗽）该死的生活！

安妮契卡 都是奔跑出来的。快喝点糖浆止止咳嗽吧。

（把糖浆瓶和匙递给他。）

卡特莱茨 （拒绝）别拿这个来麻烦人啦，我连看也不要看。

安妮契卡 至少也得喝上一小匙。

卡特莱茨 （吞服）咳，拿开吧！一股子医院味，叫人立刻就感到，天知道是怎样的不舒服。

安妮契卡 （收起糖浆瓶，收拾桌子预备吃饭。远处传来丁丁冬冬的钢琴声，过了一会琴声象流水似的响成了一片。）

卡特莱茨 听见没有？又弹起来了。

安妮契卡 今天的音乐表演不会长的，九点钟她就得上班去啦。

卡特莱茨 上什么班？那不是楼上依琴娜在弹吗？

安妮契卡 是啊，她报名参加我们的志愿劳动队啦。

卡特莱茨 依琴娜？那工程师怎么说呢？

安妮契卡 他有什么好说的？没说的。有这样的女儿他

該高兴呐。

卡特萊茨 (笑) 依琴娜可真有办法啦, 嘿! 可怜的济兹尔, 整个生活都让依琴娜给翻过个儿来啦。想想看吧, 他现在都去参加工会小组会了。(琴声更响了。)

安妮契卡 您不想睡一会儿吗? 我来关上窗户。

卡特萊茨 让它去吧。她弹得很不错。你知道, 安契, 她弹的曲调里有时候带着那么一股欢乐味儿, 叫人心里感到暖烘烘的。我现在很喜欢听它了。

安妮契卡 (探身窗外向街上寻视。)

卡特萊茨 安契, 你根本不在听我说吗?

安妮契卡 您说得不错。(关窗。)

卡特萊茨 让它开着好了, 反正我也睡不着。再过一会儿, 我就去听新闻广播了。

安妮契卡 已经七点了吗?

卡特萊茨 快了。

安妮契卡 (不安地) 爸爸, 这实在是不可能。会要开得那么久吗?

卡特萊茨 嗯, 有时候是要延长时间的。(微笑) 别着急, 你不会失去他的。

安妮契卡 那末他为什么说就要回来的呢? 我倒白白地从五点钟起就烧上晚饭, 现在都快烧干了。

卡特萊茨 是什么更重要呢? 是党小组会, 还是晚饭?

安妮契卡 我并没有这样说。可是, 今天正是我们结婚

六个月的紀念日，我們本想小小地庆祝一下。

卡特萊茨（笑）那当然啦。这样一个良辰佳节，总得庆祝一番的罗。

安妮契卡 您总是爱开玩笑。

卡特萊茨 等着吧，等你们两口子在一起至少过上二十年，彼此折磨得头晕脑胀的时候，那才有理由庆祝哩！

安妮契卡（繼續站在窗边，显然不在听他）过一会儿我得上班去了，可能根本看不到他……可是，假使他又和达維台克上那儿去玩紙牌了呢……

卡特萊茨 姑娘，你可真要惹我生气啦。

安妮契卡 那他为什么要跟这种吊儿郎当的人做朋友？紙牌帶給他的只有坏处。

卡特萊茨 你听我说，英达^①是我的儿子。他既然已经答应过你碰也不再碰紙牌，那你就該相信他。

第二場

楊和前場人物

过道里傳來房門的撞击声。

安妮契卡（向通过道的門跑过去）英达！

① 楊的爱称。——譯者注。

卡特萊茨 你瞧瞧，这可放心了吧。

安妮契卡 （拥抱在門边出現的楊。）

楊 等一等，要掉了，等一会儿。（做了个漂亮的姿勢，把一个小包遞給她）愿你跟我在一起至少再過上一千个月。

安妮契卡 （笑着）那有多少年呢？你不騙我嗎？

卡特萊茨 別害怕，那足够你們兩口子過一輩子还有余呢。（对楊）会上都說些什么了？

安妮契卡 （拆开小包）手皮包！天啊，正是我喜欢的那一种。（給卡特萊茨看礼物）爸爸！您瞧。

卡特萊茨 （不感兴趣地）嗯，嗯。漂亮得很。（对楊）那末，会上說什么了？

安妮契卡 （拥抱楊）你簡直不知道你給我带来了怎么样的快乐……倒不是为了这个手皮包……当然罗，也是，可主要的是你沒有忘記……

楊 安契，你可別哭呀！

安妮契卡 我就是这么个傻丫头，你那末久不回来，我就免不了想……

楊 小东西，別哭啦。今儿晚上你得高高兴兴地才好。

安妮契卡 （笑着擦拭眼睛）我不是小东西——我是結了婚的女人。（孩子似地偎依楊）我一想起我的丈夫給我买来这样美丽的手皮包……

楊 （拥抱了她一下）好啦，好啦，你这个小傻瓜。

卡特萊茨 真要命，会上……（从桌上抬起身来，正看到他們拥抱）

去你們的吧。從你們那兒什麼也別想知道。

安妮契卡 （抽身離開楊）那末過來吃飯吧，要不然就全都涼了。（把吃的東西一一擺在桌上，最後擺上一瓶酒。）

楊 （拿起酒瓶來）嘿，爸爸，你瞧！

卡特萊茨 可不是嗎，這樣一個好日子，怎麼也得慶祝一下呀。（從床上起來。）

安妮契卡 爸爸，別過來！您知道醫生是怎麼說來的。

卡特萊茨 別管我，我可不能在床上吃飯。（坐在桌邊）我告訴你，明天早上反正我得上班去。

楊 能有機會休息休息，你該高興呢。

卡特萊茨 那末，你認為這對我算是一種休息啦？在我看來這倒真象拴在窩裡的一只狗了。我滿腔心事，而你呢，每一個字都要我硬擠出來。我問過你五次了，會上討論了什麼？

楊 （漫不經心地繼續吃著飯）實際上什麼也沒有談——（似乎突然記起來）哦！早上有人說維特柯維采軋鋼廠的產量超過了我們百分之二十。

卡特萊茨 （幾乎跳起來）百分之二十？我的天，是誰說的？

安妮契卡 這不可能吧，或許那不過是一個小組的事。

楊 哪兒的話，那是一個月的平均產量。

卡特萊茨 你們在会上談了這件事啦？

楊 （回避地）談了，不過只是一般性的。

卡特萊茨 什麼？一般性的？

安妮契卡 我們得趕上去吧？

楊 （无动于衷地抬起头来）你要趕什么？难道我們差勁了？
計劃我們总会完成的，不是嗎？維特柯維采，他們的
条件好。

卡特萊茨 那末，我們就在他們的面前五体投地地說：你
們真是了不起。这样就算啦？

楊 要我怎么办呢，你对我这样怒气冲天的？难道我就
該跑遍全厂去說服每一个人，說我們必得趕上去？
算了吧，我現在才不那么傻呢。

卡特萊茨 你倒象在什么时候說服过誰了！哼，你啊，首
先得說服你自己。

安妮契卡 英达不是那个意思。您知道他不过是說着玩
的。

楊 恰巧我說的是真話。有些人累得要死，什么前途也
沒有，可是另一些人呢，却变得轰轰烈烈起来。（对卡
特萊茨）你还記得波沙吧？

卡特萊茨 哪一个波沙？

楊 那个年輕小伙子，我們两个一块儿离开学校，一块儿
进厂的，現在他在机械車間里当鑄工。

安妮契卡 他怎么样？

楊 （从口袋里抽出報紙来）看看这里写的，星期天他就要得
到一辆摩托車，还有我不知道的一些什么东西。

卡特萊茨 （与安妮契卡一同閱报。）

楊 報上還寫着他超額完成的數字，你馬上可以算出來他要掙多少錢。

卡特萊茨 那是他該得的，是他努力的結果。百分之二百四十！好小子！

楊 努力的結果？好小子？那我呢？我有這樣的机会嗎？我能干出什麼名堂來呢，工作的成績得靠二十個人來決定！

卡特萊茨 親愛的寶貝，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軋鋼工人永遠得依靠他的小組，反過來小組也得依靠他。

楊 可是我只依靠我自己。

卡特萊茨 你，你，又是你！從你嘴里別的什麼也聽不到，可是在軋鋼車間里沒有別人你算什麼呢？什麼也不是。是個零，你明白嗎？

楊 只可惜你那軋鋼車間並不是整個鋼鐵廠。要是在別的部門，你知道，就會有怎樣的机会啦。去它的吧，我今天可下定決心了，我正式告訴你們，不干這一行了，我另找工作去，找一件工作，顯顯我的本事——你們干什麼這個樣子瞧着我，倒象我是從月亮里掉下來的！安契，拿杯子來，咱們為這個干它一杯。

安妮契卡 （受驚地，走去拿了杯子來。）

楊 （抓住她的手）瞧，你不同意，是嗎？

安妮契卡 是的，你再想想吧，英達。

楊 這你就錯了。我准能干得象波沙一樣好，或許還會

比他多上十倍呢。（斟酒）爸爸，咱們为这个干一杯嗎？

卡特萊茨 （推开自己的酒杯）没有什么好干杯的。

楊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一句話，你已經預見到在別处沒有幸福等着我。

卡特萊茨 一个工人要是不爱他自己的工作，那么無論在什么地方也沒有幸福等着他。

楊 可是我不喜欢——

卡特萊茨 不喜欢！你怎么能就这样离开車間呢？你怎么想出来的？——你老是嚷沒有机会，那么你就自己創造呀，真見鬼！

楊 可是怎么創造？我有什么办法嗎，我工作的軋鋼机还是六十年前的老样。人家的全都自动化啦……

安妮契卡 你真是瞎嚷嚷。洛依斯卡^①就要改建啦。

卡特萊茨 一个人是什么名堂也干不出来的，可是，如果大家联合起来真正組成突击队……

楊 我再也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突击队啦。我老老实实、辛辛苦苦地干了五年，可是干出点啥来了？沒有！半点儿也沒有！而波沙呢？在这五年里却成了突击手——不，我要离开軋鋼厂了，趁現在还来得及，趁現在我还有勇气另起炉灶。

^① 車間的名字，見第二幕第四場。——譯者注。

卡特萊茨 勇气！你趁早別吹啦，假使有誰聽見，他或許會想，你說話象个懦夫。

楊 真見鬼，要是換一個人對我這麼說……

卡特萊茨 那末，你就等着吧，准会有人要對你說的。你只要到車間去跟同志們說：別把我算在你們里头吧。對於我，这样的小組不够好。我宁愿自己去单干，我会飞快地超額，賺大錢，还可能上报呢。你只要對他們這麼一說，看他們罵你什麼。

楊 （沒有把握地）我跟他們解釋什麼呢？這是我個人的事，跟誰也不相干。

卡特萊茨 在他們面前你會感到慚愧的，是不是？

楊 （聳聳肩膀，轉身對着窗口，沉默地注視着窗外鋼鐵廠的輪廓。鋼鐵廠在黃昏中開始發射出一片紅光。）

卡特萊茨 再考慮考慮吧，英達，這總不會是你的最後決定吧。

安妮契卡 爸爸，我請求您，去躺着吧，这样又要着涼了。

卡特萊茨 姑娘，別老是这样命令我。（轉身向通鄰室的門走去。）

安妮契卡 您上哪兒？

卡特萊茨 我跟你說過啦，我要去听新聞广播。這總行吧，呢？（下。）

安妮契卡 （默默地把自己的東西裝到一只大手提包里。準備去上班。）